

03298



威·貝却敌著

十七度綫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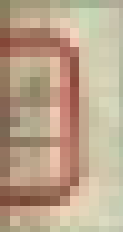
共运室



1952年

1952年 - 1953年 1954年 1955年

十七度線以上



十七度綫以北

威·貝却敵著

曾 浩 譯

世 界 知 識 社

1956年·北京

Wilfred Burchett
NORTH OF THE 17TH PARALLEL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Hanoi, 1955

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一九五五年版译出

十七度綫以北

〔澳〕威·貝却致著

曾 浩 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73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張 $3\frac{1}{2}$ ·插頁6·字數180,000

1955年7月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9,000 定价(7)0.85元

統一書号3003·238



胡志明主席和國防部長兼越南人民軍總司令武元甲將軍
正在討論進攻奠邊府的計劃



突击隊用从敌人手中夺來的
武器击败敌人的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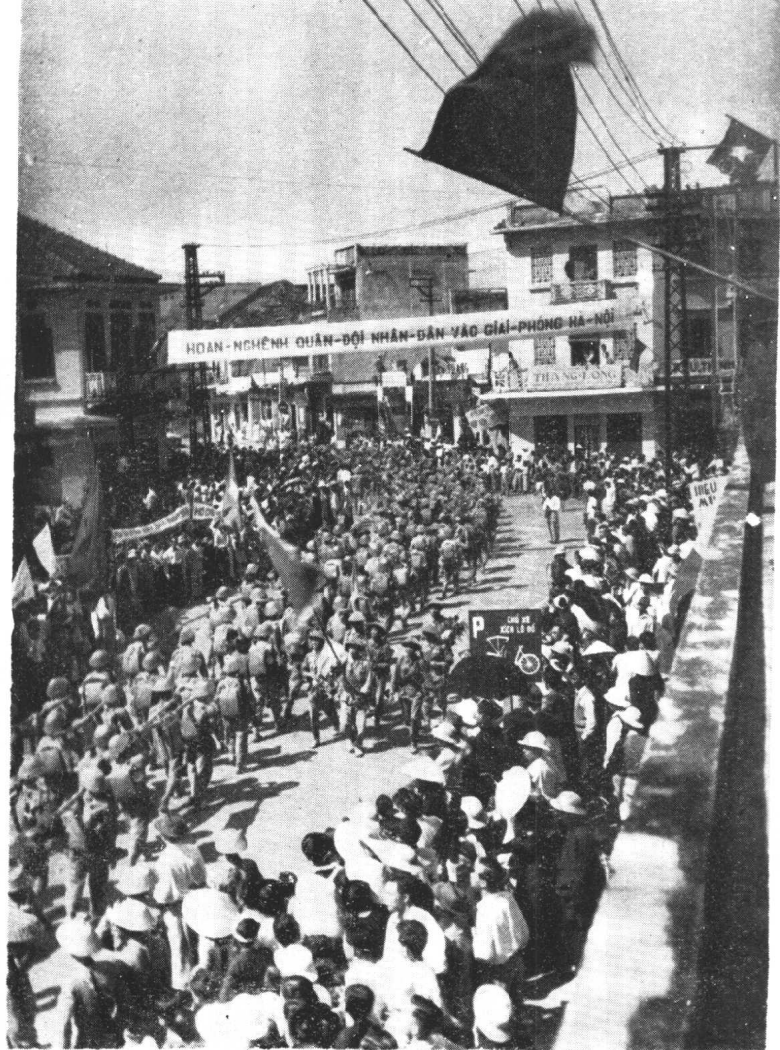
在襲击吉碑机场中聞名的
“吉碑英雄”杜文方



支援奠边府前綫的
民工們跨過迅速架
起來的竹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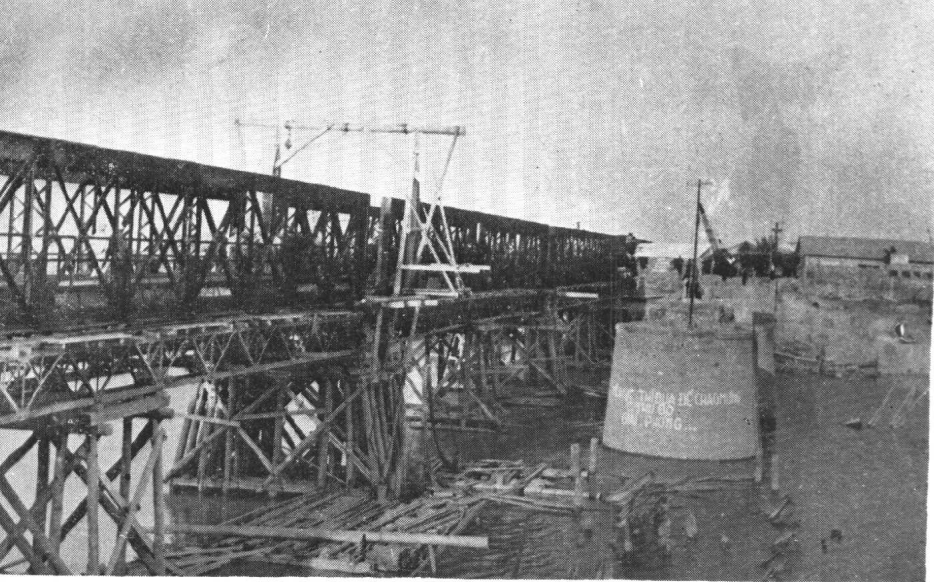
自行車運輸隊在越南人民軍
的後勤工作中起過很大的作
用；每輛載重的紀錄達三百
六十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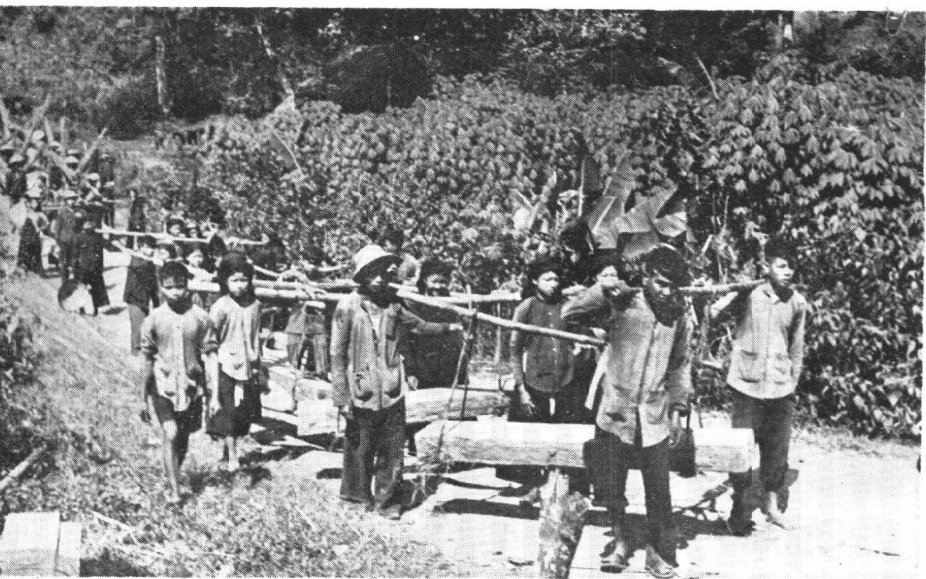
群众夹道热烈欢迎人民军解放首都河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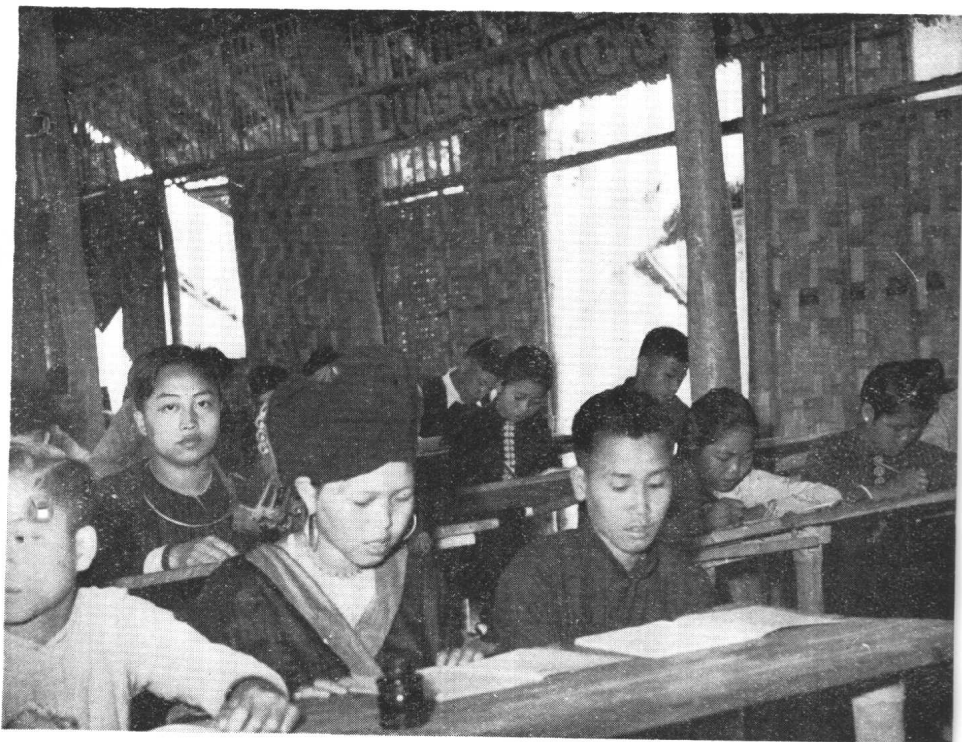
紅河三角洲的山南鄉農民們控訴地主黃文谷的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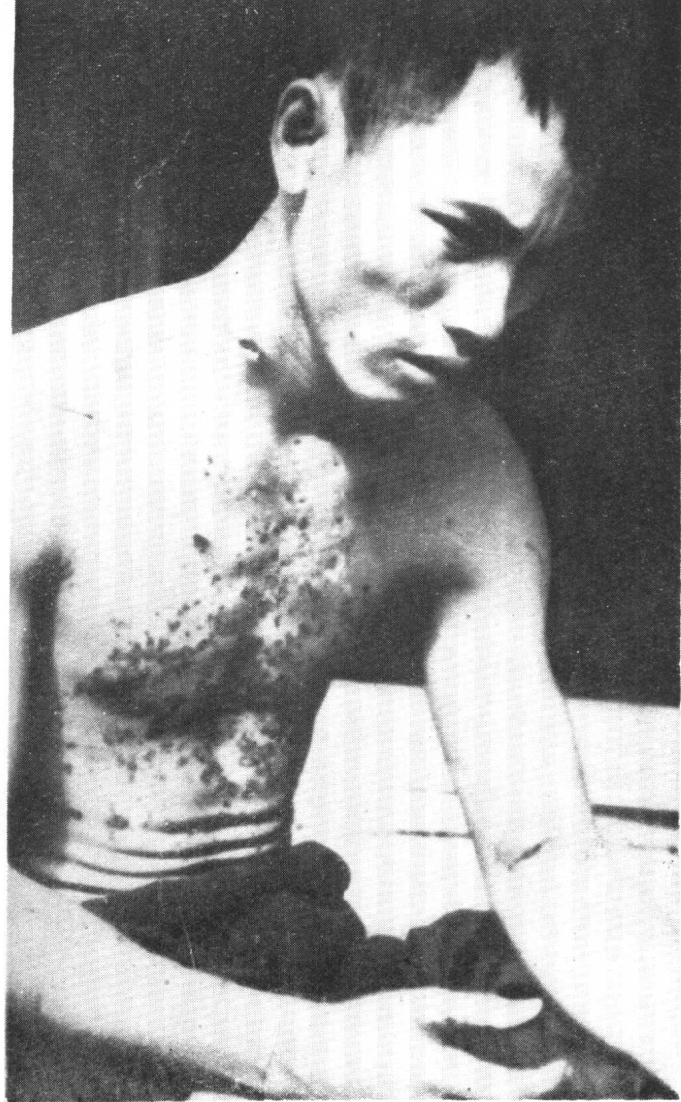
在河內一陸南关鉄路綫上三个月內修建起來的府諒商臨
时大桥边正在修建永久性的桥墩



人民支援河內一陸南关鉄路的修复



泰一苗自治区少数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学校



被吳庭艷警察用短劍几乎刺死的前抗战人員
武良；他終于从掩埋他的土堆中爬了出來

目 錄

第 一 章	胡主席——勝利的組織者·····	1
第 二 章	为了勝利而團結起來·····	25
第 三 章	冀邊府的解放·····	44
第 四 章	战争販子与和平使者·····	55
第 五 章	人民政权回到了河內·····	78
第 六 章	恢复生命綫·····	94
第 七 章	耕者有其田·····	107
第 八 章	地主与互助·····	120
第 九 章	人民的战争, 人民的和平 ·····	141
第 十 章	少数民族的解放·····	161
第十一章	在廢墟上建設·····	179
第十二章	为人民服务·····	204
第十三章	十七度綫以南·····	217
第十四章	停战一年·····	238
后 記	·····	263

第一章

胡主席——勝利的組織者

在北越叢林深处一間屋頂用樹叶盖成的草屋里，一張竹做的桌子上放着一頂遮陽帽^①。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中旬的一個下午。一架飛機的嗡嗡聲在頭上某處響着。它沒有機會看見這個由十多間竹和樹叶盖成的草屋所組成的小村。林中樹木已被清除了不少，但那些光滑而巨大的堅木樹及其他叢林中的樹木，支撐着一層厚厚的由寬叶藤交織成的篷帳，成為掩護這一林中小村的天然的偽裝網。一架直升機可以在這層綠色天篷上空數公尺之處飛翔一個鐘點也不會發現天篷下面的東西。但在以後很多星期中縈迴在我的腦際的倒不是那座森林，而是那頂遮陽帽的形象。

我在北京只耽擱了一兩天，把我用在冰天雪地的板門店的衣服換成了適應北越熱帶叢林間的衣服，便一直來到這一林中小村了。朝鮮光禿禿的山頭和無樹的公路同越南的茂密而郁蒼的叢林是一個什麼樣的對照呵！但這兩個國家保衛自己祖國土地的人們却都把大自然變得對自己有利。在朝鮮，抗戰是在地下——以這個名詞最嚴格的意思來說——數千公里禿山肚內的坑道內進行的。而在越南，抗戰是在幽深的綠色叢林之中進行的。地下坑道和叢林都剝奪

① 俗名呂宋帽，越南人民軍指戰員都戴這種帽子。——譯者

了敌人的优势技术和無限制的海空力量的很多有利条件。

在我來到北越的途中，無線電廣播中充滿了关于一个名叫奠边府的地方的消息。根据西方的廣播报道，法國人曾經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巨大的基地，而且曾經展开攻势，想对越南的整个西北部來一次“肅清越盟”的攻势，并在西自奠边府东迄紅河三角洲的强大鉗形攻势中把后者包圍起來。这样，那頂遮陽帽就插進我們的故事里來了。因为它是胡志明主席的帽子，而站在它旁边的就是主席本人。

由于主席对細節問題無微不至的关怀（我后来發現这是这位越南的偉大領袖的特点之一），他曾在我 and 另一位記者到达不久就來看我們。他要親自看看我們受了旅程的折磨以后是否安全無恙，我們的身體是否健康。很难相信，在到达以后僅僅几个小时以內，我們竟坐在这位革命領袖的对面了。但这确实是他：他那不会被錯認的慈祥的面容、那对閃爍着的深湛的烏黑眼睛、那稀疏的長鬚——这些都是我們多少年來从相片和肖像里熟悉的面容。他从林中濃蔭里出現时并未事先告知，肩上披着一件風衣，拿着一根長長的竹杖，迅速地走动着。头上那頂遮陽帽稍往后戴，露出寬大的頭額。他以流利的法語和英語声使我們完全安定下來以后——他还和我的意大利同業講了几句意大利話——我們就問胡主席，电台上为什么在吵嚷着奠边府，究竟發生了一些什么事？

“这就是奠边府”，他边說边把他的遮陽帽翻過來放在桌上。“这些都是山头”，用他的精瘦而堅強的手指沿着帽沿指着說，“也就是我們所在的地方。”說到这里他的拳頭伸向帽子里面，“下面是奠边府山谷；那里是法國人。他們出不來。可能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但他們出不來”，他重复

地說。這就是一場在遮陽帽里面的奠邊府戰役。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里面，我坐着長途火車返回北京，然後橫貫西伯利亞到莫斯科，聽到無線電報告，以及在日內瓦會議第一個星期中，當戰爭的高潮和低潮，被西方通訊社渲染和吹噓，戲劇化地描寫成為法國人的勝利和突圍的時候，這幅圖畫仍然出現在我的眼前。

在胡主席的遮陽帽的帽底里是法軍司令部在印度支那所能調集的最精銳的部隊。它逐漸地增加到一萬六千人，相當於在北越的受過特殊訓練的全部機動部隊的三分之二，而到戰役快結束時，受過訓練的全部——以及許多沒有受過訓練的——傘兵部隊也到达了。

胡主席如此簡要地介紹了奠邊府的情況以後幾分鐘內，那頂遮陽帽又拿出來作比喻了。胡主席用幾句話和幾個手勢解說了游擊戰士們如何配合奠邊府的戰鬥，將停在法軍河內嘉林機場和海防吉碑機場上七十八架飛機加以擊毀，其中六十架是在吉碑被擊毀的。

“吉碑是一個警衛森嚴的半島”，胡主席解說時又把遮陽帽翻了過來。它的橢圓形的外沿好像是吉碑的二十公里的外圍工事，而主席的敏銳的棕色手指正在指出那機場周圍的鐵絲網系統，並時而指點一些地方表示大炮和高射炮、機槍窠群和探照燈以及游擊隊員們在執行他們非常的任務中所有其他必須克服的那些障礙物的位置。主席對這個機場防禦體系的具体知識使人感到他本人与計劃這一次的攻擊行動是有關係的。

但是他並不是來和我們討論軍事問題的。當他確知我們已舒適地安頓下來並真的在旅途中安全無恙後，就披上他的風衣，戴上他的遮陽帽帶着一名保衛他的戰士，挂着一

根竹杖走進那暗下來的林中濃蔭里去了。当他离开时，他回过身來用手杖朝欧洲的方向遙指說：“你們可以告訴那邊的同志們，我身体很好。我每天仍能走四十公里路，只要沒有太多的这个……”，說时用手杖上下揮动表示高山。最后招一下手后，他就給森林遮沒了。

和这位越南人民的領袖会面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完全不拘形式，是他的热情和純朴。胡主席——或者胡伯伯，全印度支那千百万人民都这样称呼他——具有使人在第一个刹那起即感到安適以及能够把最复雜的問題用一些明白的話語和手势說清楚的本領。在和这位偉大人物以后的几次会見中，就是这些热情、純朴的品質和明确無誤的語言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每一个受到胡主席接見的人都談論到这些特点，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和他在一起，立刻能使人感到像“到了家里”一样。

只要稍为叙述一下这位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兼革命家的非凡的生平就能帮助我們了解这些品質是如何养成的。

一八九〇年，他在中越宜安省金联鄉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阮文清。他周圍的人民都是農民，但他的父親曾参加官考，并在某一段時間內担任过官职，后来就回來繼續他的農民生活。阮文清从他青年时代的最早日子起就憎恨法國殖民主义。他向自己發誓要同它斗争。二十多歲时，他用了一个“波”的名字，在一条法國帆船拉多希—特拉瓦尔号上找到一个厨师助手的工作。經歷了不少危險后，他最后到达了倫敦，在当代最著名的法國厨师爱司考費埃那里做工。越南作家們在搜集主席早期生涯的詳細材料时，曾經追尋那些在波离家后曾和他一道航海和工作过的那些人。